

■ 聚焦

无界太行、密实宇宙与中国故事

——论山西科幻作家群

□ 刘芳坤

“他必须活下去,因为山无处不在。”20年前,山西娘子关的工程师刘慈欣用小说《山》构建了整个宇宙。小说假想人类生活在固体宇宙的一个个“泡世界”中,在无限岩层中充斥着数不清的空泡,万有引力失灵了,光线与生命回归进化序列,如此结构被称为“密实宇宙论”。但是,“对远方其他空泡的幻想构成了泡世界文学的主体”,20年后,从太行山麓而来,在刘慈欣的身后,更多的幻想者以笔为船艏,穿越太行的“空泡”,向着遥遥星海继续远航。

山西科幻作家群老中青三代作家包括刘慈欣、张冉、灰狐、李晓虎、兔八、木羽等,他们的崛起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一场深植于“无界太行”丰饶土壤的文学自觉。“无界”在这里至少有三重指涉,其一指涉起于太行的时空贯通,其二蕴含文学精神品质的突围破界,其三指文类的融合。山西这片土地提供了将神话基因、地域精神与科幻叙事熔为一炉的养分。《山海经》中记载着太行周边众多瑰丽神话,精卫填海、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等,山西相关的神话为科幻创作提供了深具地域认同的叙事原型。山西科幻作家正在进行的,也许是某种意义上的“反向考古学”。《三体》中的“水滴”撞击“无限边疆号”后,银河系的星海黯然失色,人类舰队的悲壮一战仿佛是涿鹿之战“纵大风雨”在“黑天鹅绒般的太空”重演。同样,《流浪地球》何尝不是精卫填海的科幻版本,人类以整个文明为精卫,去填平太阳阳闪这一死亡之海。山西科幻作家也深谙基于传统的创造力,在熟悉的情感结构中提供陌生感。例如,儿童科幻作家李晓虎擅长将中国古典神话与科幻创作理念结合。在《孙悟空的跟屁猴》中,天宫变身为宇宙飞船,而孙悟空的身世转型为外星遗孤,纯真的情感与成长的挑战紧密相连,生态意识与和谐共处的向往相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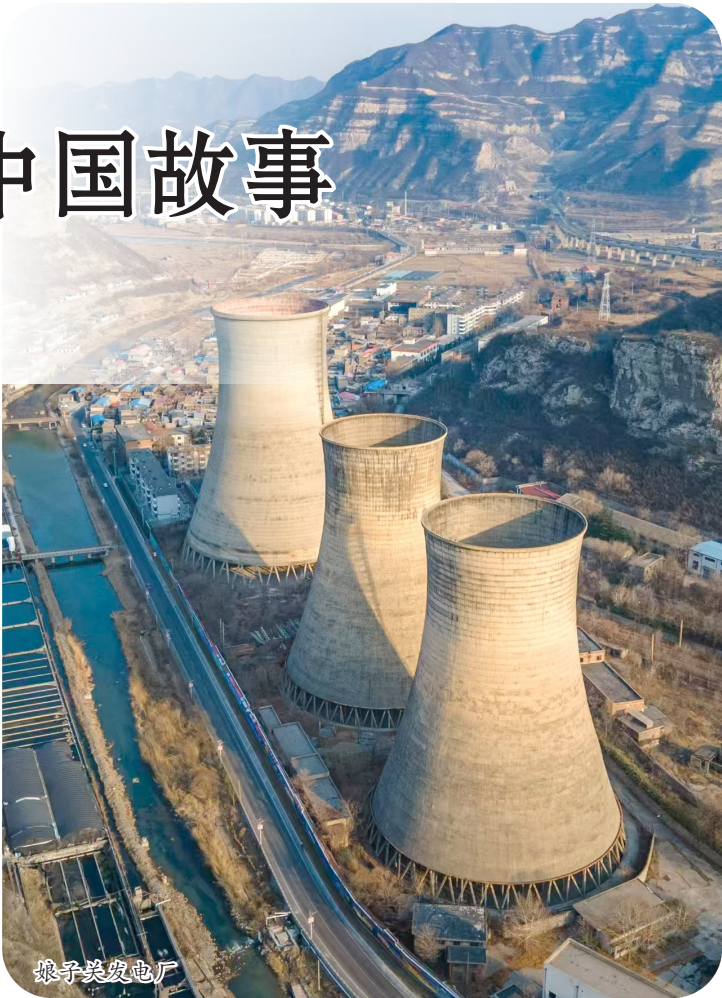
山西科幻作家将太行山的坚韧、黄土地的厚重与科幻宏大叙事相结合,“太行精神”于是有了崭新的维度。张冉《晋阳三尺雪》中的主人公身处即将毁灭的五代晋阳城,时空旅行者的创造在历史褶皱中徐徐展开,《资治通鉴》中的寥寥数语被作家以传奇的科幻想象拥抱,跨越时空的叙事融化了地方历史之伤,这是山西历史文脉的深层馈赠。重工业记忆则是当代山西深刻刻画在科幻作家创作中的烙印。在《地火》中,刘慈欣将煤矿工业场景直接植入科幻设定,展现对资源依赖型城市的深刻思考,《起风之城》中,张冉塑造的衰败之城将故乡童年记忆外化为传统重工业在近未来的挣扎;在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工

作的青年作家兔八,以逃离矿区为小说情节动力,塑造了宇宙中难以定位的“三星门交汇处”——星港城。总之,山西科幻作家以表里山河为纸,以太行精神为墨,书写着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索,创作出了既有三晋特色又具人类关怀的科幻小说。山西这片黄土地上的科幻作家,正以其独特的在地经验与全球视野,构筑起中国式科幻的“山西高地”。

回顾百年山西新文学历程,既是峥嵘革命岁月抒怀,也是知识分子寻梦之旅的画卷。百年前的山西进步青年上下求索,石评梅写下“看月儿投入你胸怀,忘了一切,忘了世界,忘了自己还在”;高沐鸿写下“天不言,天何言哉!吾所欲言,何以脱出悲哀”,他们曾在清新俊逸而感伤深邃的“五四文学”篇章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关注的是,在山西科幻文学坚韧内毅的另一面流淌着幽深的五四时代启蒙血液。刘慈欣《思想者》是一部献给慎独灵魂的抒情诗章,“她”逆着苍茫的时光之河飞向时间的源头,宇宙在缩小,“她”悬浮在如厅堂一般的宇宙中央,等到奇点的到来。灰狐《鲸鱼航线》同样具有如此一般的抒情诗质,旧世界已经毁灭了,“我们”没有目标,但有遇见的“偶然”,因为“我们”仍相信人性。抒情诗质重塑了科幻文学叙事的边界,文学中的科技并非人类情绪的他者,而是承载人类伦理与情感的容器,宇宙的尽头是诗意的灵魂,继而,灵魂的光又与故土山川共鸣在诗意空间。山西科幻作家的抒情特质并非单一风格,刘慈欣的抒情是“太空的史诗”,以冷静笔触描绘人类在宏大时空中的渺小与崇高;张冉擅长“技术伦理的诗意”,在AI等新技术话题中注入人性的细腻观察;灰狐则注重“生态叙事的悲悯”,在《逃离末日》等作品中表达对自然消亡的哀悼与重建的期望。

此外,在年轻的科幻作家笔下更多呈现出“五四文学”诚与真的主题,复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初期“童年是梦中的真、真中的梦”的特质。李晓虎以提问解答的方式让童真穿越哭泣岛、幽灵岛、悠悠岛,跟着小猪、孙小空、追影大师共赴幻想的盛宴。“95后”作家木羽同样擅长青少年视角科幻创作,《喵汪特工队》将外星特工的沉重性关系解构,营造了少女小月与小狗雪球之间的温馨缱绻氛围。母爱、童真、大自然再度构成科幻文学世界对真善美的呼唤。张冉《止水》中的母亲用技术为渐冻症儿子编织了后半生的记忆,极致温情书写生命的告别。兔八则通过非遗采风与田野调查,将民间艺术的境况与未来文明的存续并置,在“求生求真”的叙事中寄寓文化传承

科幻



的体察。新作《翠娥》讲述了非遗传承人翠娥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将自己的剪纸技艺传授给机器人二坨蛋的故事。从最初的复刻到拥有自己的创作理念,AI的情感计算最终与人类情感交相辉映,当翠娥离开人世之后,是二坨蛋铺天盖地关于记忆的剪纸作品让生命最终拥有完满的形式。我们发现,李晓虎笔下的孙小空、兔八笔下的二坨蛋、木羽笔下的雪球,这些幻想形象本身都承载了爱的力量。后人类文化打破了二元对立思维,作品对生命本质的个性与尊严进行了重新定位,动物/机器形象与人类建立友谊,寻求自由与解放,大大拓展了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人的文学”的表现视域。

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中提出,优秀的科幻小说并非预测未来,而是一种对未来的考古,通过想象未来的“遗迹”来反观现代性的困境。山西科幻作家群通过对“无界”的创造性转化,立足于“密实宇宙”的精神韧性,从而获得了独特的气质:既有神话的瑰丽想象与史诗感,又有基于地域现实的忧患意识,更具备了启蒙视角下面向全人类未来的哲学高度。这一作家群正在探索如何在本土性与全球性乃至宇宙性之间建立叙事的桥梁。山西科幻作家尝试将“中国故事”进一步升华为“人类故事”,他们的小说,因此奏响了华夏古老文明馈赠给当代的最雄浑有力的精神强音。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 关注

今年10月,第十六届华语科幻星云奖在成都揭晓,山西作家张冉的《止水》获得2024年度短篇小说金奖。在前一天揭晓的第36届银河奖获奖名单中,《止水》获最佳短中篇小说奖;同时,另一位山西青年作家灰狐的《别回头》也获得最佳短篇小说奖。近年来,这些山西科幻作家的名字逐渐为更多人所知,他们也常常从另一位来自山西的作家刘慈欣手中接过奖杯。山西科幻文学界已从“一星高照”发展为“群星闪耀”,山西科幻作家群初步成型。

在今年10月举行的第三届山西·阳泉刘慈欣故乡科幻文化活动周期间,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科幻活动引发关注。在“拥抱AI激活科幻发展新动力”主题对话会上,张冉就以“骨骼年轮里的微量元素”作比,谈到科幻与地域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故乡的文化印记会潜移默化融入创作,成为作品隐形的精神底色。这种地域特质与科幻想象的融合将不断滋养更多科幻作家的创作。

在山西科幻文学高质量发展研讨活动现场,30余位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与会研讨。刘慈欣说,山西科幻作家的作品赋予山西文学强烈的现代感与未来诗性,为传统的山西文学创作提供了“新质”。大家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谈到这样一批山西科幻作家正以独特的历史文化视角和丰富的创作实践构筑起中国科幻文学的多元图景。大家建议,未来可以继续深入挖掘山西悠久的历史、文物、习俗等资源,用文学作品传递坚韧不拔的精神韧性,展现山西特色与中国气派。

2021年底,中国作协在各类文学体裁专门委员会中新增了科幻文学委员会。遗憾的是,当时山西省作协并没有具备成立科幻文学专业委员会的条件,因为当时在省作协登记在册的科幻作家仅刘慈欣一人,在科幻创作上人数略显不足,也没有从事科幻文学评论的专门队伍。随着《流浪地球》系列科幻电影的热映,科幻文学继续破圈,影响力日益扩大。在2023年4月举行的山西省作协全委会上,宣布正式成立山西省作协科幻文学专业委员会,由刘慈欣担任主任,人员涵盖科幻创作、评论、出版、儿童科幻、翻译等多个方面。可以说,2023年是山西科幻的再出发之年,有着深厚现实题材传统的山西文坛开始有了科幻的翅膀,在孕育上古神话的太行山开启了九天翱翔。

山西省作协科幻文学专业委员会甫一成立,就积极参与、组织相关工作。2023年首届阳泉刘慈欣故乡科幻文化活动周上,委员会参与发布了《刘慈欣创作年谱》,在第二届组织了“晋陕两地科幻作家对话会”,在第三届承办“山西科幻文学高质量发展研讨活动”,委员会的成立凝聚了山西科幻作家队伍,为山西科幻文学发展搭建了平台,也见证了山西科幻作家群的涌现和壮大。

山西·阳泉刘慈欣故乡科幻文化活动周的举办地在“阳泉记忆1947”的工业遗址主题公园,是在原阳泉水泵厂的基础上改建而成,2024年在此新建了“刘慈欣科幻文学馆”,参观者无不为文学馆的丰富、精致与科幻巧思而赞叹。而对于科幻迷来说,心中的科幻家园是距离阳泉市区40公里的娘子关——那是刘慈欣工作生活过的地方,那是《三体》诞生的地方。娘子关电厂已经关闭多年,但围绕电厂外的科幻壁画墙足以让人领略科幻的绚丽和奇伟。不远处,娘子关的雄伟程度远超出它柔美的名字。娘子关前绵河上横跨的铁桥,百年前由法国人修建,设计者正是埃菲尔铁塔的设计者古斯塔夫·埃菲尔,如今依然穿梭着行人车流。百年前的工业遗迹,同千年古关隘奇妙地并行矗立。遥望雄浑的太行山,它在远古孕育了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的神话,在今天诞生了中国最瑰丽的科幻文学,其中自有天地造化 and 文脉的绵延。相信在这一片山河中,会孕育出更多的山西科幻作家,山西科幻作家群必将闪耀文坛。

(作者系山西省作协科幻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 创作谈

2000年初春的上海,我穿着一件厚实的深紫色羽绒服,跟随我妈走入地铁站。我从没坐过地铁,故意放慢脚步,观察别人怎样投入票根、穿过闸门,没等瞧清楚,人流就把我推到闸机前,汗水或者驼绒毛衣让我浑身发痒,我挤过闸门,挤上地铁,人很多,我拉开衣服拉链,仍然感觉燥热。我们坐了25个小时火车来到上海,临时时我一再抗议说穿太多了,但我妈认为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旅行,坚持要我穿上新买的紫色羽绒服。对山西人来说,吃饱穿暖是某种庄严的仪式感,她选择用传统方式迎接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

过去,太原的冬天没人会穿浅色衣服出门,电车上人们缩在黑色蓝色的棉服里摇摇晃晃,只有口中呼出的烟雾是白色的。上海则不同,即使在冬天,人们也会穿红的绿的白的黄的外套,戴高的矮的皮的布的帽子,不会在北风里缩起身子。后来,我到达了某所学校,在某个考场里,写了一篇作文,同考场的有韩寒、周嘉宁、陈安妮等人。前面的事情我也差不多忘了,似乎给作文比赛投了一篇相当意识流的稿件,后来收到一封通过预赛的邮件。这就是我参加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故事。

那时我常在周记本上写一些小故事,武侠的、言情的、奇幻的、欧·亨利式的,把同学的名字编进小说里,觉得有趣,因为会全班传看。高中喜欢鼓捣电脑,订阅了《电脑报》《大众软件》,非常喜欢上面刊载的奇幻和悬疑小说,自己也学着写龙、骑士和凶杀案。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后,也曾经考虑要不要认真写点东西,后来学了计算机专业,有了正当理由打游戏,写作的事就丢下了。2007年,朋友让我看一部小说,说写得非常棒,叫《三体》。那时我在报社工作,一篇评论刚刚获得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是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媒体人。2011年我从报社辞职,科幻处女作《以太》发表在《科幻世界》,这两件事没有因果关系,我只是在赋闲的日子里写了一部两百万字的网文,以及一篇两万字的科幻小说。那年银河奖我第一次见到刘慈欣,也见到一群年纪相仿的科幻作家,喝酒聊天时,大家的写作经历竟然溯源到同一个起点:

浙江省高三学生宝树是1999年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四川省高三学生程婧波是2001年第三

预言与图景

□ 张冉

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清华附中高三学生郝景芳是2002年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后来还有第八届和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奖者陈虹羽和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奖者修新羽等。

2000年穿着紫色羽绒服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我,和如今坐在电脑前以科幻作家身份同读者交谈的我之间隔着恒河沙数的可能。长久以来,我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调查记者,一个汽车媒体人、木匠又或者程序员,甚至一个五金店主、宠物收容所经理、厨师,唯独没想过当作家。研究哲学的宝树、天体物理专业的郝景芳、娘子关电站的工程师刘慈欣,他们又何曾把作家放在自己的生涯规划中呢?

新概念作文大赛章程提倡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要“打破旧观念、旧规范的束缚,打破僵化保守,提倡无拘无束”。现在看来并不是新概念催生科幻作家,而是喜爱思考和表达的作家选择了这个比赛。

在我看来,今天的科幻小说是未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在AI的帮助下,我分析了2024年我国主流文学杂志发表的小说,其中现实题材、乡土文学与地方性书写等主题的篇目占比85%以上。粗略来讲,除了部分历史与革命题材、实验小说与泛类型文学之外,中国文学的主流仍是现实题材居多。当代中国乃至未来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应该以何面目出现呢?我想,也许是郝景芳《长生塔》中农村开发的利益博弈,是宝树《你已生活在未来》对AI技术接管生活的冷酷预言,《时间之墟》中人类记忆的集体缺失,是刘慈欣《乡村教师》对农村基层教育困境的关注,《中国太阳》中清洁工阶层跃迁的图景,是陈楸帆《荒潮》对电子垃圾覆盖岛屿的描绘,是程婧波《倒悬的天空》中女性在科技社会的身份焦虑,也是《起风之城》对人工智能抢夺人类工作权的讨论,《止水》对渐冻症和安乐死的观察。科幻作品设想的千百种可能,也许都是我们的今天或明天。换言之,科幻小说正以冷静、警醒的态度描绘现实的中国。这是个无人能够窥其全貌的世界,每个人都在不断经历惊奇和无措,在科幻作品的想象中寻找到某种意义的现实。我想,这就是我们创作和阅读科幻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科幻作家)

人是科幻作品最重要的元素

□ 灰狐

小时候,科幻对我而言是课余的消遣,吸引我的是一个个奇妙世界,一件件充满想象力的神奇道具:潜入海底的鹦鹉螺号、打穿地球的地球大炮,让人无法分辨现实与虚拟世界的“外壳”。高考之后我考入一所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基层部队担任军官。那几年,我几乎与外界隔绝。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与执勤间隙,科幻阅读成了我看向世界的唯一窗口。那时候市面上的科幻书籍多了起来,部队发的津贴我都买了书,阿瑟·克拉克、海因莱因、阿西莫夫、杰克·威廉森、厄休拉·勒古恩……我在故事中看到英雄在绝境中坚守信念,看到阴谋在技术的掩饰下悄然蔓延,也看到正义不是每次都能获得胜利。

科幻作品总是将人类置于极端境地,在作者所构筑的世界里,人性的复杂被放大,人性的光辉被淬炼。我对科幻有了更深一层理解:科幻作品并不是只关注技术和奇观,它通过重构世界,来让我们反观自身。人,人们,人类,才是科幻作品里最重要的元素。

作为读者,我偏爱宏大场景和缜密逻辑的作品。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阿瑟·克拉克的拉玛飞船、何夕的六道众生……不仅因其惊人的想象力,更因为其内在的逻辑自洽让幻想中的世界坚实可信。阅读这类作品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自己思维拉伸、视野拓展的快乐。

30岁,我开始尝试写作,被退稿几次,几乎打算放弃。幸运的是遇到了《科幻世界》的陈虹羽,她对我的投稿耐心细致指出具体问题。经过几次投稿和修改,第一篇投稿终于发表。几个月后第二篇也顺利刊出。正向的投稿循环给了我极大的信心,那几年,我大量阅读各种科普书籍和

科技杂志,追踪热门影视作品,似乎找到了创作的窍门:用一个科技的点子,去碰撞人的情感与伦理困境,往往能催生一个不错的科幻大纲。

我获得第一个重要奖项的作品名叫《招魂》。那时,社交网络成为人们记录生活的主要阵地。有的人甚至把一天24小时干了什么都发在网上。我想到:如果把这些数据通过算法分析,能否还原出一个人的性格和记忆,甚至“人格”?当然,这个点子在今天已经成了现实,如果小说晚写两年,恐怕就不能称之为科幻了。有了点子,却迟迟找不到合适的故事载体,直到某天在家看电影突然灵感闪现: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招魂”,用数据复原死者的虚拟人格,与生者对话。《招魂》由此诞生,它表面上讲的是技术与时代伦理的碰撞,内核却是关于哀悼和执念。

另一部重要作品是长篇科幻小说《固体海洋》。创作契机源于一本科学杂志对海洋塑料垃圾的系列报道:科学家在南极和北极发现了塑料微粒,连企鹅和鱼类的体内都无法幸免;人类扔在海里的垃圾被洋流聚集,在太平洋中部形成了一片面积巨大的“垃圾大陆”……

与此同时,我也在读悉达多·穆克吉的《众病之王:癌症传》,书中描写癌细胞无限增殖、掠夺资源的特性,让我联想到:如果癌症的生物学逻辑和塑料的物理属性结合,会催生出怎样的怪物?在写作过程中,我意识到,不用等到一切都准备好才开始动笔。最初,我的脑海里只有几个模糊的影子:想要消灭塑料却被困在垃圾场的研究员;站在断裂冰山上的因纽特少年;身手矫健的前特工,现在的动物保护主义者;猎

杀鲸鱼的日本渔民;以塑料为食,疯狂生长如童话豆茎的植物;吞食塑料垃圾并吐出工艺品的巨型3D打印机“轻岛”……

我不知道他们如何相遇,也不知道故事将走向何方。我只能陪着他们在文字的迷雾中摸索前行。这是一段奇妙的旅程,主角的行动总是超出我的计划,做出我未曾预料的选择。幸好他们最终相遇,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战斗,并在绝望中寻得一丝微弱的希望。小说出版已有七八年,偶尔在关于塑料污染的科技新闻评论区,看到读者提到《固体海洋》中的设定,那一刻我才意识到:科幻作者不仅仅是故事的讲述者,也能承担一些社会责任。

我很幸运正好赶上科幻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切的背后,是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如今,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智能驾驶、新一代战斗机、可控核聚变……科技多点开花,爆发式增长,这正是中国科幻崛起最坚实的土壤。但科技进步太快带来了新的困境,想象力在高科技面前,似乎越来越“畏手畏脚”。这是现代科幻作者所面对的窘境:现实,有时候比幻想跑得更快、更远。

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现实给予科幻作者足够的创作底气。但这样的时代既令人幸福也令人紧张。现实不仅追上了幻想,还有可能很快甩开它——也许再过两年,人工智能自己就能写出更好的科幻小说。那什么才能够被留下?近几年,我时常思考,如何创作中国特色的科幻小说?如何将科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在科幻中融入中国独特的哲学和思想?这都是我下一阶段的创作想要探索的部分。

(作者系科幻作家)

——近年来山西省作协科幻文学专业委员会工作概览

凝聚队伍 搭建平台

□ 吴言

